

說郛卷第四十二

山水純全集

五卷全

宋韓拙

拙

夫畫者肇自伏羲氏畫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于黃帝時有史皇倉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迹蒼頡因而爲字相繼更始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書者成造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合同功四時並運法于天然非由述作其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序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故知書畫異名其揆一也古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至奧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豈不爲筆補造化者哉自古逮今名賢士士雅好之者畫也然精于繪事者多矣愚世業儒縈名薄宦賦性疏野惟志所適切

慕于畫求前賢之模範究古人之糟粕自幼嗜好留心于此至今  
白首尙且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淺短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邪  
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云當世繆詞客前身應  
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奧至于千  
變萬化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  
廣論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兀兀之徒忽略此道者多  
矣其學問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疏略也彼孜孜汲汲與利名交戰  
者與吾道殊途耳此安足與言之哉愚習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  
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誠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麗藻亦使好  
學之士頓然開悟分爲十論各隨品目以附于後宣和辛丑歲季  
夏八日琴堂韓拙全翁序

純全集卷第一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寸分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者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布置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乎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之也主者乃衆山中高而大者是也有雄氣而敦厚旁有輔峯藂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接于主者順也不如此者逆也客者其山不相干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而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于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者曰峯平者曰陵圓者曰巒相連者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岩岩下有穴曰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孤曰岑銳山曰嶠高峻而纖者嶠也卑而小尖者扈也山小而孤衆山歸叢者名曰羅圍也言巖陟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成映也一山爲岬小山曰岌大山曰岿岿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嶧山者連而絡繹也俗曰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言獨者孤而只一山是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翠微

者近山傍坡也言山頂冢者山顛也岩者有洞穴是也有木曰洞  
無水曰府言山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障者山形如幃帳也小山  
別大山別者鮮不相連也言絕徑者連山斷絕也言崖者左右有  
崖夾山是也言巖者多小石也多大小石者礮平石者盤石也多艸  
木者謂之岵無艸木者謂之垓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  
載石謂之硎土上有石也言阜者土山也小堆曰阜平原曰坡坡  
高曰隴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人曰谷不通  
人曰壑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  
曰溪溪者蹊也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亦有  
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木多西山川峽而  
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麗北山闊塹  
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畫村落耕鋤旅店山居游宦行  
旅之類西山宜畫關城棧道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

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畫江鄉魚市水村山郭之類但如之  
稻田漁樂無用駱駝也亦不用盤車也要知南北之風土不同耳  
故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  
慘淡此四時之氣象也郭氏云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  
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前山而窺後山者謂之深遠自近山至遠  
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山根邊岸水波亘望而遙謂之闊  
遠有野霞暝漠野水隔而彷彿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  
茫縹緲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文理詩意用之兼候  
博古君子之問若問而無以對此無知之士也不可不知或詩句  
中有此山名雖有其名而不知其山之體狀者安可措手而製之  
凡畫全景山者重叠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以下層疊分布  
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水遮蔽  
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者以林木爲衣裳以艸木爲

毛髮以烟霞爲神采以景物爲妝飾以水源爲血脈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采合虛浮妄自爲超古越今心以目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也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忘古徇今方爲名利之誘奪博古好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堂奧者誠可與論也彼笑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曷足以言此哉

論水

凡水甚多山水中可用具載之

夫水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山上有水曰澗

澗出於高峻

山下有水

曰淀

從練切謂其文容緩

山澗有水曰湍

音湍

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山石間

有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布者顛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懸灑于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漲騰沸噴濺漂流雖龍鼉魚鱉皆不能容也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曲折交流會合用筆輕重自分

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淙者激流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風四面  
叢流謂之淙也言泝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布頗異亦宜  
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翻卷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  
萬仞不可通途中有湍急漂流如箭舟船不可停者硤水耳無急  
于此也言江湖者洞庭之廣大也言水源者平出之流水也其水  
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用之  
多矣宜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用烟霞隱鎖爲  
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沙磧者  
水心通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  
流兩邊廻還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  
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綠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  
沙汀湖渚皆水中可居人而景所集也至于魚瀨雁藻之類畫之  
者當自取才調况水爲山之血脉凡畫山水故宜天高地闊爲佳

也

純全集卷第二

論林木

凡林木有四時榮枯大小叢薄咫尺重深以遠次近故林木要看蒼逸健硬筆跡堅重或質或麗以筆蹟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用筆高低暈淡悉由于用墨此乃畫林木之要格也洪谷子曰筆有四勢者筋皮骨肉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縛隨骨謂之皮筆削堅正而露節謂之骨起伏圓混而肥謂之肉凡畫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柔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跡斷者無筋也墨大而質朴者失其真氣墨微怯弱者敗其真形其木要停勻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者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差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取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



墨微者怯弱也大凡取其合宜用度之也木貴虬健老硬其形勢甚多或聳而拔逸者或屈折而俯仰者或躬身而若揖者或如醉人而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或如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離披倒起如飲于水中或巔崖嶮峻倒崖而身覆下者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崖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惟傍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要竅嵌空耳且松者若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槩高上盤于空勢逼霄漢枝迸而復掛下覆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和而不同荆浩曰成材者氣槩有餘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而腰亞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訣云松不離于兄弟謂高低相亞松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唯蟠松其梢凌空而聳出其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

柏不叢生要老逸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文多枝少葉其節嵌空勢若蛟虬身去而復回狀迭縱橫乃古柏之狀惟蟠柏者葉密枝迸梢氣聳拔也檜者松身柏葉會于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放肆而盤曲其葉聚散而無定乃古檜之體也其餘種種羣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柳儀形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在豐茂而陰鬱至于寒林者止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軟梢之木相伴和爲之故得幽韻而氣清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爲李成咸熙中深得其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疏而飄零也冬骨者葉枯而枝槁也其有林巒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林鬱者山脚下有林木也林迥者遠林烟暝也遠木者取其大要而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止一分明也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細用墨點成淡淺相等

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之衣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木茂林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衣少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簡耳

### 論石

夫畫石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澁礮頭菱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筆堅實堆疊凹凸深淺之形皴拂陰陽點勻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言盤石者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顛險有岩石嵯峨者有怪石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碎屹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又皴拂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爾雅云謂木皮申錯也有斫磔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者一點一畫各有古今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千里遠况石爲山之體貴其潤澤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

純全集卷第三

論雲霞烟霧嵐光風雨雪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于深谷納于岫夷掩日蔽空勃然無所拘也升之晴霽則顯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遂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融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其勢陰鬱濃澁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也冬雲如潑墨慘翳示其玄冥之色昏寒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也故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黯淡此陰雲四時之象也然雲之體合散不一焉輕而爲烟重而爲霧浮而爲靄散而爲氣其有山嵐之氣烟之輕者雲捲而霞舒烟者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者有出谷有游雲有寒雲有暮雲有朝雲雲之次爲霧有曉

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烟有晨烟有莫烟有輕烟烟之次爲  
靄有江靄有莫靄有遠靄雲烟霧靄之外又言其霞者東曙曰明  
霞又曰朝霞西照曰莫霞乃早晚一時之暈彩也不可多用凡雲  
霧烟靄之氣爲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于此者則得四  
時之真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而當順其物理也風雖  
無跡而艸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逆之則失其大  
要矣繼而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  
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莫雪有欲雪有  
霽雪凡風雨雪之意皆木于雪色之輕重類于風勢之緩急想其  
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  
爾雅所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雪言昧物而輕也地氣發而天不  
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風而雲爲暄風而雨爲霾言無分遠近也  
陰風重而爲噎言無分子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非雲之所該也

至于魚龍艸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鸞翔風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在畫者窮天地之奧掃風雲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杓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濫俗所貴純雅而幽閑其有隱居傲逸之士與村夫農者漁父牧豎等輩體狀不同竊觀古之山水中人物優容閑雅無有粗惡者近世所作往往粗俗不謹殊失古人之態言橋杓者通舡曰橋不通舡曰杓杓以橫木渡于溪澗之上但使人跡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無旁岐小峽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于山崦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于圖經山水中所用惟古堞城可也畫僧道寺觀者宜掩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旂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而山居隱逸之士務要幽僻不同于此宜畫草庵茅舍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樂捕魚採菱曝網之類言舟舡

者大曰舟小曰舡漁人所泛者曰艇隱逸高尚之士所乘者曰舫  
或插以簪罩或拖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爲棚幙者游舫  
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桐槽于山水中  
所宜用者惟此耳其舟舡宜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  
之舟于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  
時可以畫人物忻悅而舒和郊游踏青翠陌秋千漁唱渡水歸牧  
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但于山陰林壑之處或行  
旅憩歇水閣高亭避暑納涼翫水浮舟臨江浴滌曉汲涉水風雨  
過渡之類也秋畫以人物則吹簫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搗帛夜舂  
登高賞菊之類也冬畫以人物則圍爐飲酒慘冽游宦雪笠寒僮  
驟網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遊獵履冰之類也若水榭之間可兼于  
禽鳥者春宜畫燕雀黃鶯夏宜瀾鸕鷀鷺鷥秋宜征雁羣鷺冬宜落  
雁寒鴉今略言其大槩耳若能法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

水妝飾而無有不備者矣

純全集卷第四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凡畫者筆也此乃心術索之于未兆之前得之于形儀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物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體墨以別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而吳道子筆勝于質此乃畫聖賢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其全善也荆浩采二賢之長以爲己能則全矣蓋用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冗濁用墨太微則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以本乎自然氣韻以全其生意得于此者備矣失于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可與俗士論哉凡未操筆間當先凝神着思預想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用意于內然後用格法以揮之可謂得之于心應之于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



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概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化用功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多出于淺陋狃卑昧乎格法之士動作無規亂揮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圖巧密而纏縛詐爲老筆本非自然此爲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耳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板病二曰刻病三曰結病板病者腕弱筆痴取與全虧物狀平匾不能間渾者板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際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事物留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有一論爲之確病筆路謹細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印之跡者確也

確病之類

凡用筆先求氣韻次采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

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大槩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于

其間矣且善究山水之理者當守其實其實不足當去其華而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于人事實

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乎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真俗病耳焉知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盈或細或揮或勻或點或重或輕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取似者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于理趣其筆太勁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法度若不從畫法意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烏得其格法氣韻者歟凡用墨不可深深則傷其體不可微微則敗其氣此皆病也勾拙落筆使用墨取淡者爲之滑而無法其先皴而後淡次取陰陽淺深者真得其理又以畫之取遠景簡而不絕繁而不冗使觀者豁然如目窮幽曠瀟灑之趣不其神妙矣乎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荆山之姿而爲

美驂騮駉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若馬之無別豈得驂騮駉驥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于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蹟奧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于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倘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難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揉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駿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難究博諸家之能精于一

原书缺页

旋爲交構無有徇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倘明其一而  
不明其二達于此而不達于彼非所以能別之也昔人有云畫有  
六要一曰氣氣者制度時用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  
霧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擬想物宜四曰景景者  
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難依法則運作變通不質不華  
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采自然似非用筆  
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可采覽畫有  
珍傳于世不自顯名者所謂以實得其名矣不期顯而自顯也畫  
有一時雖顯其名久則易銷者所謂譽過于實不期銷而自銷矣  
凡祕畫者豈可擇于名譽冠蓋但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  
閑思遠理深氣象瀟瀟者爲佳其未常精絕惟真巧密者鮮鑒矣  
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文史放肆圖畫每燕息之餘  
多戲小筆散之于公卿家多矣常蒙青眼左顧每圖畫必見召觀

畫乎淵奧擣其名實偶一日于賜書堂東掛李成面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迹云李氏畫法墨潤而筆精爛嵐輕勃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氏之作又云如面前真山峯巒渾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乃一文一武耶愚嘗思其言由賞鑑面通于骨髓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優劣明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畫若不遇于識鑒者如暝行于途無分善惡也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之畫自得優游閒適之餘握管濡毫落筆有意多求簡易面取清逸出于自然之性無一點俗氣以世之格法在所勿識也古之名流士大夫皆從格法南唐以來李成郭熙范寬燕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于此乎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于我者性也性之所貴于人者學也性有顛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

業不精于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人以天性而恥于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貽笑于大方之家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而遇風雨晦明飢飽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古者如此多略舉一二蓋前人爲銷日養神今人反以圖利勞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冠冕上士燕閒餘裕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達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爲也奈何頃者往往以畫爲業以利爲圖全乏九流之風不修士大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哉故不精之原良以此也真所謂棄本逐末矣且人之無學謂之無格無格謂無前賢格法也豈有不落格法者而爲越古超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強而自爲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三何謂也有心高而自恥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一者爲自蔽也

有少年夙賦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爲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慢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唯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散亂而不究于實者難學也有本性無學之心而假以爲生者難學也如此之徒技之下耳安得以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闢奧未有不學而良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思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論三古之畫過與不及

且論畫多能精當者國之王晉卿也論三古高古中古近古自三皇以前爲洪荒之世畫無得名之自伏羲氏定龜文畫于卦象之後畫始有形意畫本畫也逮黃帝時史皇觀物而狀之此畫之始也至五帝禹湯及秦漢以來畫斯興焉其時雖錄人姓名然畫跡未見有之者莫能定其優劣其畫大興于晉宋其真跡人間雖有



罕得而見之晉卿論三古之畫可代爲之高者晉宋爲高古唐爲中古五代爲近古晉宋有顧陸張展畫之聖賢也乃爲百代之師範矣唐張彥遠云古之畫人物純重而閑雅今也不然至唐之盛漸乏純重而少閒雅何況于近代耶郭若虛云今人佛像鞍馬殆不及古花竹禽鳥山水古不及今唐李思訓張藻宋審王維王宰楊炎之流乃仙格神奇過于高古亦以爲傳世之師法耳五朝有荆浩關仝超出古今至宋朝初又有李成范寬李雖師于關而過之可謂青出于藍矣二賢畫能各立家法時有李昇摹李思訓之格呼爲將軍亦自立家法其有王士元翟院深王端燕肅董元陸僅趙幹屈鼎紀貞巨然許道寧劉丞丘納黃筌燕文貴宋迪商訓龐崇穆李隱宋李宗成郝銳梁宗信郭熙侯封高克明董贊符道隱永嘉僧擇寧吳倫繼章以上名流各書宗法師資品學山水之士要知貴通其宗今本無格法故序其後

後序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瓊瓊碌碌亦其偏見持以僻說蔽于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者幾何人哉故不可以枚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于古有自來矣顯自唐虞備于商周尊于天子用于宗廟明于日月山龍之形別于鳥獸魚蟲之跡制之于冠蓋袞冕說之于尊罍鼎器與六經具載百代祖述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攻于一物或長于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別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洪濤以至山川之秀麗草木之茂植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奇恢然而怪凡域于象數囿于形體一扶疏之細一幘幘之微覆于穹窿載于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爲萬物最靈者也故人之于畫造于理者能盡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至神之用機之一發萬變生焉惟

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揮  
于一毫顯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運飄然矣故昧于理者心爲緒  
使性爲物遷汨于塵塗擾于利役徒爲筆墨之所使耳安得語天  
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于閒隱逸幽之流名卿高蹈之士  
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况山水之樂林泉之興  
豈庸魯賤隸閭鄙夫惑于饜饕者之所爲哉宜其畫之于山水  
誠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于域中者不爲不多矣  
略究形容而推之遙岑疊翠遠水澄明片帆歸浦秋雁下空指掌  
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峯秀樹老陰疏江村棧路  
遙嶺崢嶸僧舍溪橋歸舟人少漱石枕泉有得其全景者也若松  
柏老而虬怪羣木茂而蔥鬱臨流盤湖崖古林高此得其樹石者  
也萬木披靡千岩聳翠烟重暝斜之勢林繁而葉葉有聲此得其  
風雨者也畫至于通乎淵源貫乎神明使人觀之若覩青天白日

窮究其奧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宏遠者何克及此今有琴堂韓公純全以名宦簪履之後家世儒業自垂髫誦習之間每臨筆研多戲以窠石既冠從南北宦游常于江山勝槩爲所樂者圖其所至之景宛然而旋踵在前繼而攻畫于山水則落筆驚人迥出塵俗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曲不取媚于世不苟名于時但游藝于心術精神之間爛額焦頭窮年皓首過于書淫傳癖之士未嘗一日捨乎筆墨猶恐學之不及也蘊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胸窮造化之源而百物生于心故研精極思深得其純全妙用之理南陽純全公之畫歟公自紹聖間擔簦之都下進藝于都尉王晉卿所偃薦于今聖藩邸繼而上登寶位受翰林書藝局祇候累遷爲直長畫待詔今以授忠訓郎公未嘗苟進迄今祇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平昔編藁胸臆蘊奧俾僕以爲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纖悉備載且指物而各序其說言無華藻事歸典

實博古驗今增加證識分雲水山林聞城橋約傳其筆墨之法講其氣韻之病通四時景候識三古用筆一句一事燦然使後之學者覽而爲樞機津梁之要顧不偉歟當南陽接朋友則講論古今爲文章至於理邃如珠藏于蚌玉蘊于石學之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其理信乎公之論畫如珠玉之祕于此焉如公之畫純于古而不雜于後代故其立論集曰純全庶幾雅德君子爲之廣傳宣和辛丑歲孟冬二十四日夷門張懷邦美序于集后

春渚紀聞 十卷

宋何 蘧 號鶴青  
老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卽食素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尙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

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  
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尙食  
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雜而穢氣不可近殆  
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而色如生于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  
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  
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撝海鹽龍飲之每  
鱗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七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  
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  
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妳婆者六十餘鬻兩髻明尙  
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  
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卽傭春旁舍或織草履與縫紉之事

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于長又擇良而配焉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游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私也至今尙在

先君爲武學教授日有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遽易廢也又疑李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于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常言之矣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

而字而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  
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  
行棋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碁以函置局下  
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  
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履皆訓  
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也且寫字著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  
舉世皆承其說何也

東坡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于快意事惟作文章意  
之所到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是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蘧一日謁冰華居士錢濟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祭東  
坡先生文至降鄒陽于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于五百年吾無  
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  
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



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先生元祐間帥錢唐視事之初都下司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捲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巨捲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都之贖以百千就至建陽買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下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與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選却當惠顧也味道陳謝再三次年果登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

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婦人牽帷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  
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  
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于錢唐江上及  
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幙官其廨舍後唐蘇  
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  
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  
登舟卽前聲諾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抵家已慟哭矣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  
主蜂羣任宿房觀者雖皆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  
落而終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言于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

對留詩一絕而去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  
又

王荆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亦有正如大  
圓鏡寫出山下影妄言桂兔蟞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  
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尙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象則全  
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半見何也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望月  
而孕信使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朔何也先生  
徑山詩有煖足惟撲朔若雌兔望月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  
也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共成行孟東  
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此七  
十二取何義也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予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嫗來言其家久擇婿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予求之予辭云已娶不期媒嫗欲求予詩詞達于女氏予戲賦木蘭花慢一闋翌日女和前詞附媒嫗至乃曰吳氏女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子之才更唱迭和獨令乳母來觀且述女喜之意欲雖居貳室亦不辭也囑予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歸予然予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漫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然有周氏子懼予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失于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士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佯狂擲冠于地母怒歐之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

嫗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予曰妾之病爲郎也若此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青衣名梅蕊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郎死也爲鄭郎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于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予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有貲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病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况才色之兼全者乎驚綵雲之易散痛黃壤之相遺亦重予之臨風相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予非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助予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二十六日予寄本蘭花慢云恃生平豪氣沖星斗渺

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皎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  
醉樂花前 種仙人瑤草故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  
九重天念滿腹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  
豔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橫禮樂三千翌日女氏和云愛風流  
俊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困倚書窗慵拈針綫懶詠詩篇紅葉未知  
誰寄慢躊躇無語小欄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  
笑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興歎喚醒當年疊疊滿  
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千二月  
二十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斜楊裊翠  
簾試捲小紅樓想鸞佩敲瓊鸞粧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  
灑雲牋醉裏度春愁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  
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纔到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  
惜損東風讓與杏梢頭况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

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正故里梅花纔傳春信先認儒流  
此生料應緣淺綺窗下雨怨共雲愁如今杏花嬌豔珠簾嬾下銀  
鈎絲蘿喬樹欲依投此景雨悠悠恐鶯老花殘翠媽紅減辜負春  
遊蜂媒問人情思總無言應只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  
遲留予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易得哉此予所以深不能忘  
也再賦詩三首銀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斂翠蛾須信梅花貪  
結子東風着意杏花多翠袖籠香倚畫樓柔情猶爲我遲留何時  
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淚欲流雨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細  
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及早舞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  
何不肯令君畫翠蛾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  
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  
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漫說胸襟有才思却無韓壽  
與紅鸞詩尾又繫以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不成好

事母命伯言不期違背一片真情翻成虛意勤讀詩書要園名利  
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予復作儷語以寄遺悵  
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遇罕見于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接  
于聲氣之表字含玉潤情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纔傳春信比芳  
園之杏蕊無奈風潺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已定  
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偕老雖  
居貳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  
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幕底阻牽于紅綫石上空磨于  
玉簪誰令庸暴之男強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婿怒擲蟬冠脉脉春  
愁盈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遲杜牧之春遊實  
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逾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  
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流水去遙想芳塵他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  
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思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恨難期



面敘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畫梁雙燕舞嬌塵只見新詩不見人  
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着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  
不偶然有約緣楊門外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鍾天地  
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閫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于  
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于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  
昭昭曾已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  
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之辭不叶龜  
占來告雁幣輒修經史未得聞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  
蝴蝶夢中時時相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  
後死幼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謹此申酬伏祈炳照  
併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有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  
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  
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見嬋娟是日吳氏又寄繡領至工夫精

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予復作詩云領中垂繡蹙雙鸞  
幼小工夫此最難久上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  
易消魂忍看雲牋沁粉痕近日懨懨香玉瘦可憐和泪倚重門繡  
綫慵拈夢乍醒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他時不  
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鴉流鶯欲住頻回首盡日  
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  
多竟勿克午間再辱雲翰披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苦爲  
母氏所阻奴佯疾佯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  
氣積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壽萬一抱恨而歸  
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尙可成就中間多感十一  
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一見興言至此悲  
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  
亦不在匆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溼

香羅病裏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  
扶起髻雲偏病裏情懷最可憐已自慊慊無氣力强擡纖手寫雲  
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  
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妬情之輩登奴門者多其  
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妬行者奴聞之若風  
過耳但以真心而待况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爲  
人次妻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爲定奴乃涕泣不  
從兩被凌辱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  
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逾篤昨日兩辱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  
今已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魂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  
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失寐忘殞  
以郎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其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  
生不救抱恨于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

郎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必見  
□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憊拜上吳氏既終以文寄祭云嗚  
呼崑山玉樹闌苑瓊花豈人間之凡植夙獨冠于仙葩儲芳而豔  
吐日春華祥雲爲蓋皎月爲家俄驪驚爲怪兩瘞遺綵于塵沙啼  
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瓊佩何之生也  
何待死也何爲染夫容而爲色裁錦繡以爲詩琴彈綠綺兮冰雪  
爲絲畫鉛粉澤兮煙霞爲姿牙籤縹帙兮融融奧旨紋楸玉子兮  
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方斯予也惜年冉  
冉負志奇奇投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歲蕤鶴風  
孤退鵬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弔靈均  
兮空抱瓊芝昭昭從返渺渺遐思抱英懷之未擢忽窈窕之用知  
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  
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

大夢之初覺予亦攬泣而成章興言路阻莫奠一觴千秋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詩寫青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詩篇玉珮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盡日落花前予召箕仙留得一詞云緣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消玉減夢魂空有幾多愁怨四月朔予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來殺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草猶迷舞蝶綠楊空語流鶯玄霜着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癡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真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道童降筆詞曰今日瑤池大會羣神不肯來臨真筆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妬行好箇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

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羣  
移居鄉村真可惜哉予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  
之音容忽其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蚺賊在  
室蟪蛄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  
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  
是時二老果無允予之意姑徐徐數日而異其圖擇婿誰得而問  
之矧先君之治命若斯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  
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心與予相  
悲映者果無幽明之隔也耶予嘗過靈之家但見門掩夕暉兮草  
沿階而春色鄰人疑爲我之求弓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想  
靈飄霞珮于太清兮擬羣仙于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予而  
追隨予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睨乎故鄉兮念衆  
雛之無依靈書勉予以自愛兮何既死而忽遺繫母氏之念而死

兮諒雖悔而易追予于義未可以死兮則亦付修短之有期嗚呼  
疇昔之夜忽有攤予髻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  
之漣漪愴予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母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  
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閱此女詞情事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姻  
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  
磊落襟懷亞淑真琴棋書畫更超倫恨哉周鄭翻成怨底不當初  
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  
箇卿卿旦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  
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  
幾度偷彈淚粉紅豔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  
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  
庭村子才云犀心泥頰屢通津未識嫦娥一而新興盡故園梅已  
謝情留村塢杏初春將身輕許志雖失在耳不忘言可遵生死幽

冥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神徐子文天賚和黃韻云杏花初破去  
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切死生夢幻轉頭空奈知  
分淺鴛幃裏期許名魁雁塔中杳杳幽魂何處覓直牽消息報仙  
宮王君清和黃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相思寄斷紅梅信  
自聞魚水遠杳香塵逐燕泥空情懷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夢  
中門掩滿庭詩思遠教人惆悵館娃宮仙景無由一問津但吟佳  
句覺清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上春空想彩鴛緣有分  
可憐司馬意難違白頭老去吟猶苦對爾忘形似有神

嘉子述後序

嘉子述者不欲知其姓氏故作此名

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

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吉凶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  
以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之其學于祿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  
者告之蓋一言一行實惟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慎歟今衛陽鄭  
天趣讀聖人書將以爲祿生也其未遇時常館于洪氏舍而城之



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學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書翰編爲春夢錄以示于人且自爲之序言其女之心甘爲貳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之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達女詞則有嫦娥嬌豔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心乎禮義者矣鄭子當于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惓惓既有梅花故園憔悴杏花好好相留之詞及不如趁早舞雙鸞之句心跡顯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嬋娟蓋已有絕之之意矣于是天趣復有儷語以貽之有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爲之乎特欲爲之而不能耳且如子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勿悔實天趣導之也其罪容可隱乎且序又曰况其家本豐

殖而有資財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感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予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非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苟慕妻子則可已何以少艾爲而况鍾于情形于言言之不足又從而詠歌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之心欲其言不寡尤也難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觀其行也蓋欲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奚取焉然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不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言行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于堯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姬皆有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迨其前程之讖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

想不得不助其悽愴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刺時亦以自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允蹈之也其詞云蓋聞有德者先須正己無瑕者可以律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爰觀鄭子錯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獨冷斐然成章深閨少女嬌復痴喜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于辭昏既慎其始佳人自嗟于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戀杏蕊之嬌羞而欲棄梅花之憔悴雙鸞舞鏡豈能樂爾妻孥一雁傳書安得便爲夫婦毋乃養小以失大未免棄舊而憐新爲之也難言之非忤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治命足遵亦有立志婢娟難見珠簾故懶上于銀鈎信悼不特羅襦乃拆寄于繡領苟甘心于貳室實屈己于偏房不出正兮豈能諧于琴瑟祇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疏秦晉負之當別卜而別選章臺柳當時攀折遂負倉

庚之好音洛陽花是處芬芳竟與鴛鴦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慈愛  
空能守死之遺言女不爽而死無名士罔極而貳其行暗求鳳也  
鄭亦不能無罪焉強委禽兮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廢  
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才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淫其  
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結髮以求新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赴  
婿雲本無心夫居鰥者尙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橫禮樂  
三千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之于定分故雖獲乘軒  
之寵鶴然終愧釣渭之非熊嘆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之遽奪  
若是彼夫之患得似非君子之所爲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  
秋陽皜皜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擬閒人是貴人空嗟好事成虛事  
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以言飶寧甘得罪于鄭  
如心而爲怨悻然歸怨于周倘或反身而求庶幾克己復禮彼丈  
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

不及小子之狂簡聊布箴規尙賴達人之大觀特加斥正

化書 六卷

南唐譚

峭 字景

廣平宋齊丘字子嵩性慵讀書不知古今然好屬意于萬物有感于心必冥而通之所以或得萬物之情或見變化之妙遂著化書以盡其道凡六卷百有十篇上二卷說道與術中二卷說德與仁下二卷說食與儉皆化之旨也豈道不足化之爲術術不足化之爲德德不足化之爲仁仁不足化之爲食食不足化之爲儉食儉二化其物甚卑其名甚微其數甚大其化甚廣可以談道德集仁義厚禮樂誠忠信噫不知萬物之化小人也不知小人之化萬物也不知小人之化化書也不知化書之化小人也化之道如是大已太和庚寅宋齊丘序

予嘗讀化書至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母化爲堅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

者明乎莊列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予閒日問鴻濛君曰吾嘗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卷册而止語曰吾師友譚景昇名峭始隱于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于機智而異乎黃埃中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及者也齊丘終不悟景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此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授畢以酒以景昇雪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書爲己有作序流傳于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齁睡囊中指甲已纏體矣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囊中人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入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君納吾體于革囊中縫而復投

斯淵是所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舊淵噫化化無窮至道宏深  
豈齊丘之識哉竊書求名賊害至人肆其逆心蔽其仙跡而齊丘  
後爲南唐相果不得其死宜哉嘉祐五年夏碧慮子題

大易言天地萬物變化雖頤隱深遠實不外陰陽剛柔之理呂令  
載鳩鷹雀蛤南華言青寧程馬茫昧不可致詰然萬物化生之機  
有非人所能測者化書言化殆本諸此其書務養神志齊物崇虛  
無清淨往往得老莊遺意至談道德禮樂仁義忠信推尊堯舜禹  
湯仲尼且重食敦儉要知治國化民之本不爲無補世多稱此書  
出宋齊丘不知譚景昇所作齊丘欲竊人之書以爲己有而平生  
智術巧詐陷此書所深戒其能逃識者之目乎憲僉青社韓公好  
古博雅曩慮囚至春陵得此本今行部莆陽出以見示旣錄梓廣  
其傳因書此以見公尙風化之意云至順庚午日南至奉訓

道化篇

道化 蛇雀 老楓 耳目 環舞 鉛丹 形影 蟄藏 梟  
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遊雲 噉嚙 大化 正一 天地  
稚子 陽燧 生死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舍

術化篇

雲龍 猛虎 用神 水寶 魍魎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  
舟 心變 珠玉 蠟螭 胡夫 陰陽 海魚 礪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德化篇

五常 飛蛾 異心 弓矢 聰明 有國 黃雀 籠猿 常  
道 感喜 太醫 讒語 刻畫 酒醴 恩賞 養民 救物

書道

救物書道今本在  
仁化篇神可後

仁化篇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大和 海魚 神弓 鳳鷗 鑿



知 螻蟻 歌舞 躑躅 止鬪 象符 善惡

食化篇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  
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爲 王者 鷓鴣

儉化篇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乳童 化  
柄 御一 三皇 奢儉 雕籠 禮要 清淨 損益 解惑

說郛卷第四十二終

說郛卷第四十三

宣靖妖化錄

宋孔 佃

大梁人

之花異木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始作金色

又變黑色而榭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萼結子黃色食之甜苦  
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不堪食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  
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啓觀之每一片中雪白小  
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黃花  
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艸斫剗復生蓋妖  
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異花文本皆爲薪蓋妖變先有兆焉  
羊犬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放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  
來入羣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來聚會一羊圍一犬黑白交  
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緝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

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有北虜犬羊之禍

書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燦金碧之輝巍殿傑閣瑤室修廊

爲諸宮之魁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于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巨木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巨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紙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其書上標云書上寶籙宮徐知宮下云玄都領袖坎部郎中行北鄉採達事鬼仲徹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東中西裏六化四失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達三權而輔三極也北溟鬧南海興能康濟天下者真人出焉泰華雖崩衡岷特起龍魚燕鳳在人可記乎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宮徒弟周泰安收之予曾見之非人世物

也今不知存否

炙穀子雜錄

五卷

唐王

獻

蜀郡人

麻鞵 實錄曰自夏殷皆以草爲之屨左氏謂之菲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鞵貴賤通著之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著之

鞞鞋舄 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鞞鞵禮云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多著之自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鞞鞵至二世加以鳳首尙以蒲爲之西晉永嘉元年始尙用黃麻爲之宮內妃御皆著之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旁排 實錄云自夷矛始也謂之彭排步卒用八尺牛筋排馬軍用朱漆團排至今然矣

羊虎 雜錄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  
入臣墓前有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壙如生前之儀  
衛唐朝以爲山陵太宗葬九嵕山闕前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  
有番首勇衛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  
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制爲方相立于  
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地  
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爲媪常在地中食亡人  
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前皆樹柏以二說各異  
未知孰是禮係云大夫樹欒士樹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  
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云樹吾墓檀仲  
尼卒子弟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側蓋殷周以來尊卑之制  
不必專以罔象之故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府漢桂陽太守  
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柱東南有亭因以石柱爲名然柱前

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矣穀子曰舜葬蒼梧鳥銜土陪墓陵石之象恐不特楊震也又古詩云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又詩云墓門有棘然則封樹起于中古也

序樂 矣穀子曰樂府題解序云樂府之興肇于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待彼再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馬者序馳驟亂踏皆若茲不可勝載遞相祖襲積用爲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頃因涉閱傳記兼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以記之歲月積深或成卷軸因以編次目之爲古題解就學君子無或忽之也

雉朝飛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所作也

別鶴操上陵牧子所作也

走馬引樗里牧參所作也

淮南王淮南小山所作也

武漢深馬援南征所作也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舊說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

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

薤露歌蒿里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

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以定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一曰日出東南隅亦曰豔歌羅敷行

杞梁妻杞慎妻妹所作也

釣竿古今註云伯常子妻所作也

董逃歌古今註云後漢遊童所作也

短簫歌古今註云黃帝使岐伯作

上留田地名也北地人有父母死不接其孤弟者鄰人之賢者爲

其弟作以諷兄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

橫吹胡樂也李延年造

江南曲

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

雞鳴曲

對酒古辭魏武所作

烏生八九子

燕歌行晉用爲樂章

秋胡行胡妻死後人哀而賦之

苦塞行魏武賦晉用爲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魏文甄后作

善哉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煌煌京洛行

豔歌何常行一曰飛鶴行

步出下東門行一曰隴西行

滿歌行

權歌行晉樂奏

雁門太守行

已上樂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詞絲竹更相和爲執節者歌者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復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已下晉荀勗撰舊詩施用于漢魏故其數廣

殿前生桂樹樂府辭舞歌漢代宴享用之不詳所起其歌又有關東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方望等五曲其辭皆亡

近史云鞞舞本漢巴渝舞也高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苻舞或云白鳧白鳩其詞吳人患孫皓之虐政思從晉也

碣石晉樂魏武帝辭

已上樂府拂舞篇按拂舞前史云出自江左復有濟濟獨祿等共五篇今讀其詞惟白鳩一篇餘並非吳歌未詳所起也

白紵歌

已上樂府白紵歌按舊史說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也梁武帝使沈約改其辭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卽春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征公孫閔浮海乘舶舶白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白紵蓋出于此炙穀子曰白紵細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也按左傳吳季札獻縞帶于子產贈之以紵布也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臨高臺

已上樂府饒歌按漢明帝定樂四品最末曰短簫歌軍中鼓吹之樂舊說黃帝使岐伯所造以建武威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也周禮所謂皆漢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如二雍離上陵將進酒上聖人出上邪遠如斯石留壽共十八曲字皆紕繆不可曉解鈞竿一篇晉世亦稱爲漢曲已上十八曲恐非是也

隴頭吟 黃鶴吟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長安道 橫行 梅花 紫駱馬 驄馬

雨 雪 劉生

已上樂府橫吹曲按北曲有鼓角周禮以鼗鼓鼓角舊說蚩尤氏率魍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及魏武征烏桓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于是減爲中鳴尤更悲

矣又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又橫吹者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三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在也在者止有出關出塞入塞黃覃子赤之楊合上黃鶴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其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

子夜晉有女子名子夜所作也

前漢晉車騎將軍沈玩所作也

石城宋臧質所作也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莫愁

襄陽城宋隨王誕所作也

已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辭不足采者其曲名有出郭商門陸地行車俠鍾朱堂寢奉法五曲非止王昭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亂江左無復宋梁新聲後魏孝文纂緒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卽此等是也隋平陳因置酒清商署君巴諭白紵辭皆在焉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豔歌行

怨詩行

飲馬長城窟或云此蔡邕之詞

君子行

鞠歌行

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齊誰行

會吟

行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東虎吟行或云

無行字

苦熱行

放歌行

西上長安行

怨歌行

昇天行

鳳將雛舊說漢世樂曲名也

白馬篇

空城雀

半渡溪

起夜來

獨不見

携手曲

陽春曲 新城亦曰長樂宮行 大垂手又有小垂手及獨

搖手 行路難 蜀道行 秦王巷永 輕薄篇

苦哉行 悲哉行

已上樂府雖題目自相逢狹路間已下皆不知所起君子有所  
思已下又無本辭仲尼云有所不知則闕之以俟知者今據後  
人所擬采其意而註之如曹植鴛鴦種葛明君篋蒲生吾生  
行宴樂無少年東海人生坐三殿閭間日與日月既逝隻翼  
太極白馬名都盤古驅車東嶽妍歌結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  
思爲喉乾酒行爲於穆精列行爲兩儀陌上桑爲望雲有所思  
爲嗟佳人善哉行爲苦日短長歌行爲鰕鮠墨出尺蠖出東門  
爲推賢苦寒行爲呼嗟飲馬長城窟爲扶桑嗟生豫章行爲窮  
達薤露爲天地秋胡行爲在昔妾薄命爲日月齊路行爲美如  
太山梁父吟爲八方等篇雖大禹以上行亦多是擬古所作後

繼之故不錄如傅林變有女秋蘭艸搖搖燕美人謝惠連却東  
西晨風前有尊酒陳歌越謠等行緩聲代後等歌諸家集復有  
城上麻攜手雍臺送歸夾樹渡易水胡無人桐柏出華陰山近  
代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爲樂府皆蘭古詞亦不書以俟知音  
也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

公無渡河本曰箜篌引也 走馬引

雉朝飛 別鶴操

已上樂府琴曲皆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違今並存之以廣異  
聞

長門怨 婕妤怨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四愁張平子所作

同聲詩亦張平子所作 招隱漢淮南王劉安小山所作



定情詩漢繁欽所作

合歡詩晉陽方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藁砧今何在

聯句起漢武柏梁宴人作一句

自君之出矣出徐幹宣思詩等三詞云

離合詩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寶滔妻蘇氏迴文詩也

迴文詩迴復讀之皆韻而成見上註

百年歌每十歲爲一首陸士衡至百二十時也

步虛詞道觀所唱

道里名詩

草木鳥獸名

八音

六府

建除

風人詩梁簡文帝謂之風人詩陳江總謂之吳歌其文盡帷薄褻情上句述一語用下句釋之以成云圍棋燒敗襖看子故依然是

此類也

已上古題及後代雜題按古題多起漢代雜題多起齊梁又有古歌詩數十篇亦並兩漢之什大行于世而題目又如兩頭織織五雜俎桓敬道子詩等體復不類並不穀之也矣穀子曰此部全出樂府題解予如以古今註附之義有闕者採經史以補之也

滑稽 矣穀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卮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

陵陽先生室中語 一

宋范季隨

淮陽人

已下皆論詩 僕嘗請益下字之說法當如何公曰正如變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著顧臨時如何耳

公云詩道無有窮盡如少陵出峽子瞻過海後詩愈工若使二公

出峽過海後未死作之不已則尙有妙處又不止于是也

又云大槩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脉聯屬有如理詞狀古詩云喚婢打鴉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可爲標準

又云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凡經幾人道今人一下筆要不蹈襲故有終篇無一句可解者蓋欲新而反不可曉耳

又云杜少陵作八句近體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卒章之詞今人學之臨了却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大可笑也

又云明妃曲古今人所作多矣今人多稱王介甫者白樂天只四句含蓄不盡之意云驛使歸時頻寄語黃金早晚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又語云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

一日有坐客問公曰全用古人一句可乎曰然如少陵詩云使君

自有婦而無車馬喧之類是也

家父嘗具飯招公與呂十一郎中昆仲呂郎中先至過僕書室取案間書讀乃江西宗派圖也呂云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語公曰居仁却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官開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

發明義理 一

宋呂希哲

樂圖公

孔子未嘗師老子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于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淫奔非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令謂男女于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之不備禮者也若以淫奔

解之不惟非先王之政雖後世爲文者亦不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衡不可復折也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于使民不爭而已矣

子論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雖然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

三 伊尹之耕于莘也傳說之築于岩也太公之釣于渭水也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非人人而訪其賢不肖也其在己者而已矣及乎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之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予以爲不然聖人以其所以治身者治天下國家

八 八蜡者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嘏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

先儒以貓虎合爲一而以昆蟲爲八之一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辭耳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膏也  
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炮羊爲二皆非也

酬酢事變 一

宋杜宴會書問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矐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與講信修睦而免于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于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聘義曰相接以辭讓則不相侵陵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于未萌而使民免于爭奪相殺之患也

夫妻兄弟長幼娣之夫長于己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妻之兄長于己者

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受外孫拜不當扶

實禮傳

吾家舊親中表兄弟甥壻來皆以長幼序坐唯妹婿則賓之

然有年齒爵位之相遠者則不必盡然也

論語

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誰適

爲容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又  
揃不穿耳自古而然但不可至于治耳

感知錄一卷

宋陸游字務

文清曾公幾字吉甫紹興中自臨川來省其兄學士班予以書見  
之後因見予詩大嘆賞以爲不減呂居仁予以詩得名自公始也  
後爲禮部侍郎力延譽于諸公間

魏國忠獻張公浚字德進爲樞密他日謂予曰吾子異時當以功

名顯吾少時在熙河從事曲琦授兵法所謂老曲太尉也今當以

付子予謝不敢及予通判鎮江公以右相視師過焉又謂予曰官

于此天相吾子也此郡宿兵大多老將可時從之遊予亦以素不知兵又多病未嘗識諸將爲對然公不以爲忤又曰欲招吾子來本司可也公時爲都督但自謂本司予曰方以愚戇不敢安于朝豈復敢累公公曰不然俟歸當力言之未幾公亦罷政

緒訓一

前人

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爲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見無策也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爲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爲人道也

古者植本冢上以識其處耳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冢松多不過數十太尉初葬寶章比上世差爲茂蔚亦止數畝耳左丞歸葬之後積以歲月林越漸盛遂至連山彌谷不幸孫曾遂有翦伐貿易之



弊坐視則不可禁止則紛然爭訟重爲門戶之辱其書又甚于厚葬吾死後墓木毋過數十或可不陷後人于不孝之地戒之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艸屨以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子孫皆爲農張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爲市井小人戒之

詩詞餘話 一卷

元俞 焯

字元明長樂人

陳古愚平江人也作詩高古無宋末氣惜不聞于時常有志怪莫飲二詩立意高遠不在建安黃初下志怪云沉沉萬仞淵下有驪龍珠佩之壽到松售之富伴都貪夫臨淵羨重利輕微軀百金不龜藥千金水犀株丹硃與翠羽陸產海所無賚裝涉濤浪貝闕光炯如粲粲兩青意駢頰問所須再拜上硃翠敢問龍起居青童粲

玉齒云龍臥靈虛爲君竊珠出鞭雲助長驅雲急風更惡蒼莽來  
時途丹藥兩胥失哀哉飽鯨魚莫飲酒云莫飲酒莫飲酒猩猩罵  
屐有短長伸脚可試否未論身後五車書已墮生前一杯酒又有  
馬別主詞哀惋悽斷足以警薄俗詞云馬別主兮涕泗沾臆士別  
主兮喜見顏色吁嗟馬兮胡馬而騅吁嗟士兮胡弁而衣皆有益  
于世教惜不多見

沈景高吳興烏程人亦佳子弟也流落不遇于世人亦不知其能  
詞一日見其嘗和龍洲指甲詞纖麗可愛乃與定交其詞云新脫  
魚鱗平分鵝管愛勒眉彎記招恨香蕉愁悰細說剖情嫩竹怨曲  
新翻旋摘梅英粧鬢底斂珠領重交猶道寒嬌無奈笑輕拈杏帶  
淺揭湘斑宮棋也學偷彈時綰就同心羞自看解傳杯頻賭藏關  
羅袖歸鞭鞍重數刻印欄杆暗解綃囊倦揮瑤瑟餒葦鶯兒繡閣  
間風流處露雞頭新剝消遣郎閑詞蓋沁園春詞也

詹天游名玉字可大風流才思不減晉人故宋駙馬楊鎮有十姬  
皆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觴天游屬意于  
粉兒口占一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棧兒玉  
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箇也消魂楊  
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箇消魂也後爲翰林學士能訥齋嘗  
以軟香遺之因作慶清朝慢以贈極形容之至詞曰紅雨爭形芳  
塵生潤將春都揉成泥分明惠風微露搏擗花枝欸欸汗酥薰透  
嬌羞無奈溼雲癡偏厮稱霓裳霞佩玉骨冰肌梅不似蘭不似風  
流處那更著意開時驀地生綃金扇底納涼浮動好風微酒醉得  
渾無氣力海棠一色睡蘸脂閑滋味帶人花氣韓壽爭知

朱熠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納宦官弟婿啓理廟見之大加賞異  
特旨授文臣後至參知政事其啓云環帝座之九星貂珥曾參于  
畫室亞嬪嬙之九御魚軒嘗綴于彤闈俱來天上之仙遊共結人

間之嘉會所由遠矣夫豈偶然令弟殿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  
于湛露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猶粲于朝霞水流紅葉之無  
心琴續朱絃而有托璠臺不怕雪甫歌彩鸞之詩玉杵曾搗霜辱  
媵雲英之婿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號自江理廟微時識之

理宗時李亶歸化朝廷命學士院作詔以褒之時黃某當筆抒思  
已成而其起句有難爲辭者蓋以父全逆節故也往請于後村云  
臣子之心忠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華而外夷黃大踈踏卽以應

詔

藥房史府君既卒貧無以歸好事者爲作一疏求賻贈平淡簡易  
截斷衆流其起聯尤不可及聯云有喪未舉行道之人忍聞見義  
不爲秉彝之天安在四六尤難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  
聯芳嬾儷至有一句累十餘字者則失其名爲四六之體矣與其  
字異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短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

妙如近世徐耕莘辭郡學諸觀禮書末云非其招而相招士固願爲小相召之役則往役我未免于鄉人時以敷役不及赴也做事切著對工無出其右又一士代回婚定啓末云同州同縣同鄉相依是望某年某月某日聊記吾曾一洗種玉牽絲紅葉葭莩之陋觀此可以取法矣

列仙傳 一卷

漢劉向

列仙傳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招賓客有枕中鴻寶密祕之書言神仙使鬼物及鄒衍重道延命之術世人莫見先是安謀反伏誅向以文德爲武帝治淮南王獄獨得其書向紉而從之以爲奇及宣帝卽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張子喬等並以通敏有俊才進侍左右向及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典上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當死兄隱爲安成侯上書乞入國戶半贖向罪上亦奇其才得減死論復徵爲黃

門侍郎講五經于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之事乃知鑄金之術實有不虛仙顏久視真乎不謬但世人求之不勤者也遂輯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采諸家言神仙事者約載其人集斯傳焉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

馬師皇老黃帝時馬醫也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

黃帝者號曰軒轅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

偃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堯時人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亦云老子師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生于殷爲周柱下史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

涓子者齊人也

呂尙者冀州人也避紂亂隱于遼東西通周釣于磻溪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爲夏孔甲龍師也

務光者夏時人也

仇生不知何所人當殷湯時爲木正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鏹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

邛疏者周封史也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

馬丹者晉耿人也常文侯時爲大夫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人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逢鄭交甫者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太公望爲大夫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

寇先者宋景公時人也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

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秦始皇請見與語

桂父者象林人也

瑕丘仲者寧人也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

任光者上蔡人也趙簡子嘗聘之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



祝雞翁者洛人也

朱仲者會稽人也高后時來獻珠

修羊公者魏人也後以道干景帝

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特爲立祠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

赤鬚子者豐人也秦穆公時主魚吏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

鈞弋夫人者齊人也姓趙武帝幸之生昭帝

犢子者鄴人也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

園客者濟陰人也或云陳留濟陽氏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

谿父者南郡庸人也

山圖者隴西人也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中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

子英者舒鄉人也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自言始皇宮人也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嘗止莒往來海邊

文賓者大丘鄉人也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

赤斧者巴戎人也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時人也語似燕代間人

朱璜者廣陵人也

黃阮丘者睢山道士也

女兒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

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

邗子者自言蜀人也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

神仙傳

晉葛

洪字稚川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

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之火而凌烟馬皇見迎于獲龍  
方回變化于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  
以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煮石以鍊形琴  
高乘鯉于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  
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終兩師煉五色以屬天子光轡兩虬于  
玄塗周晉跨素鶴于緱氏軒轅控飛龍于鼎湖葛由策木羊于綏  
山陸通匝遐紀于黃蘆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衣于京師犢子  
靈化以論神主柱飛行以丹砂阮丘長存于睢嶺英氏乘魚以登  
遐修羊陷石于西岳馬丹回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聞客蟬  
蛻于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于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  
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  
思不經微者亦不強以示之矣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要美事不  
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于向多所遺

棄也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空同黃帝造焉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見之蒙谷山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

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  
鳳綱者漁陽人也

黃初平者丹谿人也金華牧羊者

呂恭字文敬採藥太行山遇仙

沈建者丹陽人也

樂子長者齊人也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

魏伯陽者吳人也

沈羲者吳郡人也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

李阿者蜀人也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

孫博者河東人也

劉政者沛國人也

班孟者不知何所人也或云女子也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徵之不起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

九靈子者姓皇名化

北極子者姓陰名恆

絕洞子者姓李名修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之親友也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奉侍絕洞子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太陽子教以補道之要

太玄女者姓顓名和得王子之術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

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

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秦始皇時學道後道成治句曲山

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襄字思和亦得成真  
樂巴蜀郡成都人也

漢淮南王劉安高皇帝親孫也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時人

王真者上黨人也嘗見魏武帝謂年四百歲

陳長者在紵嶼山六百餘歲

劉綱者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後爲上虞令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

東陵聖母者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

孔元方者許昌人也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

涉正者字元真巴東人也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太陽人也



孫登者不知何所人也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

劉京者本孝文帝侍郎也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

嚴清者會稽人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

宮嵩者瑯琊人也

容成公者字子貢遼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

中黃子善房中之道

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山中

石陽服三黃得仙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

清平吉者沛國人也漢高時兵卒也  
王仲都者漢中人也漢元帝嘗見之  
漢旗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

薊子訓者齊人也

葛玄洪族祖字孝先吳大帝欲加以榮位玄不聽

左慈者字元放廬江人也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請之

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漢孝成帝時爲郎中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傳其道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縣人也吳先主時得道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

李意期蜀郡人也漢文帝時人

王興者陽城人也漢武帝時人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

魯女生者長樂人也

甘始者太原人也

封君達者隴西人也

續仙傳 三卷

唐沈汾 朝請郎前行  
深水縣令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人間得仙之人猶千不得聞其一况史書不尙神仙之事故多不傳于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尙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于海中仙人居金銀

宮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近山者則風引舡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脩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于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于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留皮換骨保氣固形于巖洞然後飛昇成其真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喜積書及長遊歷凡接高尚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于心又以國史不書事散于野矧當中和年兵火之後墳籍尤缺詎有秉筆札而述作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卷冀資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談柄用顯真仙者哉

玄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所人也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于河中永樂觀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鄔通微莫知何許人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

金可記新羅人也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

裴氏道名玄靜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適同邑蒯潯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

張果隱于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劉瞻小字宜哥瞻兄也

羅萬象不知何所人

李珣廣陵江都人也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言東海蓬萊鄉人也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山

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于江西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集洙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羊愔者太山人也

集仙傳 十三卷

宋曾慥

道家者流學黃老神仙之術鍊形成氣鍊氣成神及臻厥成形神

俱妙遙興輕舉浮游蓬萊變化超忽將與山石無極其次坐脫立  
亡有所謂尸解者按真誥云人死必視其形足不青皮不皺目光  
不毀無異生人毛髮盡脫但失形骨者皆尸解也又云尸解之仙  
但不得御華蓋飛龍登太極遊九宮其中有火解者又有水解  
者要之一性常存周遊自在有道之士宿植根本積行累功乃能  
飛昇是以三千行滿獨步雲歸茲語信而有證或者修心鍊性自  
日益至于日損自有爲至于無爲功成丹就住世成仙故自有次  
第又或親遇至人餌丹藥得要訣不假修爲一超直入神仙之地  
繫于緣分如何耳劉向有列仙傳葛洪有神仙傳沈汾有續仙傳  
予晚學養生潛心至道因采前輩所錄神仙事迹并所聞見編集  
成書皆有證據不敢增損名曰集仙傳異代事得于碑碣者姑以  
其世冠于卷首其言不可考者次之有著見于本朝者又次之至  
于亡其姓名者皆附之卷末中有長生久視之道普勸用功同證



道果浮生泡幻光景如流生老病死百苦隨之事在勉強而已覽者詳焉紹興辛未至游子曾慥

岑道願江陵人也隋末已百餘歲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雲安人也唐天寶十四載年四十一矣

王昌遇梓州人也大中十三年成道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唐大中末抵萬州

樂子長海陵人也梁開平中昇仙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也唐懿宗朝學道

鍾離權字雲房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入終南山

呂岩字洞賓唐禮部侍郎渭之後唐末舉進士不第

施肩吾字希聖九江人也授真筌于洞賓

張鼇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

應靖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爲登封令

屈突無爲字無不爲世不知其牒但云五代時得道

賀元不知何許人仕五代時至晉爲水部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

黃損不知何許人也五代時仕南漢爲尙書僕射

張四郎眉州人也

至游子曰自唐至五代成道之士僅得十有六人獨純陽子呂

公顯力廣大

陳搏字圖南譙郡人也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不知何許人也漢湘陰公辟從事

王昭素酸棗人也開寶二年召至講易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雍熙中爲睦州令

穆若拙莫詳其里牒端拱中爲洛州肥鄉令

張無夢字靈隱鳳翔盩厔人也真宗召見

楊谷字虛白太室山人也真宗召之

陳舉蘇州人也朝廷召至

木生奉天人也

藍方字道元亳州人也仁宗召至

劉聘字中明澶州人仁宗時

張士遜字之順光化人

晁廻字明達澶州人仁宗時以太子少傅歸老

石延年字曼卿其先幽州人

劉凡字百壽開封尹暉之子

雷應本馮翊人全家學仙

鮮于先生蜀州人也嘗爲司戶參軍

劉誼字宜翁湘州人也少登進士科官二千石

王安國字平甫臨川人也神宗時入崇文館

高存不知何許人也政和初監秦州酒務

張大夫魏州人也忘其名官至橫班

周從泗州鼎族也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仕至宣德郎

田端彥齊魯間人也崇寧中僉書荆南節度府

傅霖青州人也

劉希岳字秀峯潼川人也端拱中爲道士

王江考城人也

李昊劍州人也

趙吉代州人也

張用成字平叔天台人也一名伯端熙寧二年遇異人

水丘子真州人也

劉亦功濱州人也徽宗三召之不應

劉生潁州人也

段穀不知何許人也

張繼先信州貴溪人漢天師道陵三十代孫也

武抱一建康人也

索子廉衡山農夫也

徐問真濰州人也

施無疾不知何許人也

袁亢不知何許人也

王鼎襄陽人也

徐忍公不知始何許人少爲成都徐氏攜養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

李鑒天不知何許人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

陳太初眉州市道人子也蘇軾方八歲與先生同學

徐守信海陵人也人稱爲神翁徽宗召之

劉元真字子直華原人也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徽宗召之

景知常鄧州人也太宗時從趙氈襖至殺下

姚道真合州人也

張開光中江人也

楊戩榮德人也

趙農夏州人也

塗定辭蓬州人也

李世寧字安道蓬州人

王鶴不知何許人也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

趙筆師不知何許人也

張風子不知何許人也

張子充字元實邵武人

趙元精良山人也

王山人不知自何許來遊東都

張先生黃州人也

晉道成東平人也

張明永靜軍人也

趙先生趙州人也

田三禮不知何許人也元豐中教授洛州

王老志濮州吏也徽宗召至

崔知吉舒州靈仙觀道士

李五郎汝州密人也

馮五郎永康青城人也

竇道人山東人也

梁公趙州人也

皇甫先生唐州人也

黃道覺蓬州蕘牧童也

王先生隱王屋山常衣紙襖人呼王紙襖

房先生不知始何許人延安房氏養爲子

祝太伯不知何許人嘗爲傭于信州貴溪

褚先生不知何許人嘗遊東都

張先生池州人也

孫賣魚楚州人也徽廟解衣衣之

井柳華州蒲城人也

牛道師不知自何許來

趙道翁蜀人也



呂道者鳳翔寶雞人也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

周貫不知何許人也治平熙寧間往來南昌郡

張世寧太原人也

潘谷伊洛間墨師也

董隱子宿州人也

劉野人青州人也

王鞅師思州人也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徽宗召至

郝老兒鄭州人也

王帽師居涪陵

郭竹師汾州人也

忤道人綏德人也

羅晏字少明閬州人也

榮陽東平人也徽廟訪以所學不對

曾志靜廬陵人也

袁處仁夔州雲安人也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唐禧宗時道者避于終南山

劉信襄邑兵也

孟德神勇軍之退卒也

魏守清鳳翔傳遞卒也

朱有荊州人也少竄名伍符

靳青絳州傳置卒也

杜摸鼈冀州人也

石道人齊人也坐法而黥

王吉單州老兵也

覃道翁開州鈐下卒也

王友秦州人也嘗從軍

賈道人與覃道翁俱隸開州伍符中

來慶開封人也少隸尺籍

袁清隸州伍卒也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

于仙姑鳳翔人也徽宗召至

向端字東叔文簡公之後從仙姑學道

何氏二女秣陵人也

張仙姑南陽人也

鄭仙姑徽州人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

張姥王氏獲也

寇姬晉寧人也

劉妍代州妓也

侯道姑兗州妓也

韓仙姑不知何許人也往來成都道上

華山老嫗

莫州女

玉局異人

紙爐道人

隆和隱子

泗濱丐人

油桐子

模著較

長安傭者

管城道人

羅浮仙子

茅山異人

藥市道人

方城高士

河清丐人

金山道人

南嶽棋仙

南安異人

房州道人

至游子曰予作集仙傳凡一百四十有四人不知姓名者十有  
六人幾成而敗者亦書之以示前輩之戒

說郭卷第四十三終